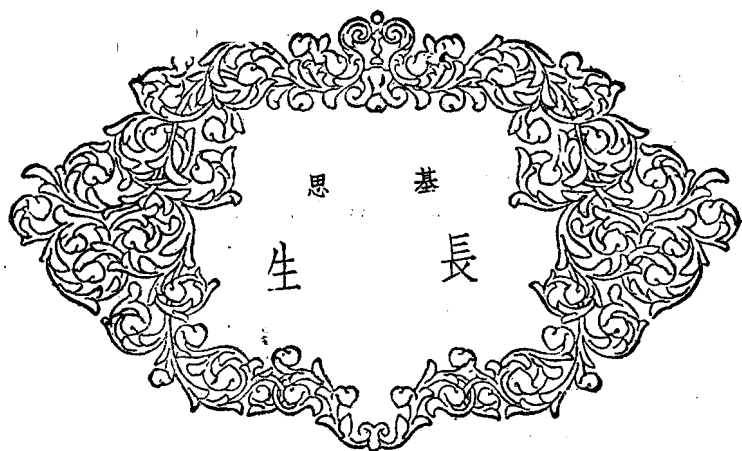


生長

思
基





新文藝出版社

• 1956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各篇，都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後寫的。『我的師傅』是寫一個知識分子在勞動過程中獲得改造後消除了他與勞動人民之間的隔閡。這隔閡的消除對知識分子來講是一種自覺的戰鬥過程。它比勞動人民（師傅）身上的缺點的消除要困難得多，也不容易那末徹底。『生長』則是揭示人民軍隊中一部分從反動軍隊裏解放過來的戰士，在黨的耐心教育和熱情關照下，他們的革命意識逐漸覺醒和逐漸生長。這種革命意識的生長，就是他們成為英雄的無敵的戰士的出發點。『解放時候』則是通過農村婦女接受改造紡車的思想鬥爭過程，顯示我們每一個人要想從自己舊的認識和習慣中解放出來，都是必須克服許多劇烈的頑抗，才能徹底捨棄它們，即或這是一件非常明白而又簡單的事情也是如此。『信』是表現人民軍隊中的戰士自覺學習文化；『校長』和『那邊』是揭露當時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下的人民，生活無路，逐漸成長為反抗者，走向了革命。這些作品都較真實的顯示了當時兩個中國的不同生活及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生活的人民，渴望解放的情緒。

生 長

思 基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602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4 字數 62,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 9,021—12,020 定價(8) 0.34 元

目次

我的師傅.....	一
信.....	二七
生長.....	三七
解放時候.....	七
校長.....	一〇二
那邊.....	一二四
後記.....	一三三

我的師傅

一

我是一個知識分子，一聽到人家說：『知識分子就只會說……』心就煩了。我決心要改造去。

我去的地方是個木工廠，住在一個大深山裏，走出窯門口就是榆樹、柏槌樹。四面都是深溝，我們就住在溝岔上。站在院子裏，無論往那邊看，都是黑壓壓的，看不見溝底。這裏，除了我們之外，從來就沒人來過。我們住在這裏，就像和野物一起生活一樣。野豬常跑到我們窯頂上來啃爛南瓜，野雞總是大搖大擺的到廚房門口來揀小米吃。燒飯的老陳看得牠們太大膽，從灶孔裏抽出一根燃着的火柴頭，向牠們擲去，牠們得意的，咯咯咯咯叫着，拍着翅膀，就飛到對面山坡上去昂着頭看。老陳一轉進窯

裏，牠們就又飛了回來。

我去的時候，正是春天，樹子全都在抽芽，山桃和野丁香正在開着花。山格梁上，山窪窪裏，都是淡綠色。柳樹和櫻桃像抿着嘴，皺着鼻子在呼吸。風從樹梢上響着走過來，更特別使人清醒——人在美麗的自然裏面，真感到滿足了；我也抿着嘴，皺起鼻子來呼吸。

「真好啊，全是新的！」我不時這樣讚賞的說。

我到這裏來學的，是拉大鋸。對拉大鋸，我是什麼也不懂的，什麼事都得從最初的基本動作開始。怎樣搭架、捆繩、下木板、拿鋸、站位置、墊檣檣……全都得學。我的師傅是個矮胖胖的結實個子，二十來歲，似乎比我小一點。紅黑臉，大眼睛，大鼻子，看起來，有點躁性。他是本地鬧革命時就參加過劉志丹的少先隊的。他父親是木匠，他小時從父親那裏，學會了做木工，貨做得很好。廠裏的人，過去對他都有點意見，像我從他外表上所感覺到的一樣，說他太固執，發了火就不容易軟下來。但大夥對他工作的熱情和忠實，都蹺起大指頭，稱讚不已。隊長把我介紹給他的時候，他走過來緊緊

拉住我的手，看着我笑。

「好好教我呵。」我也笑着盯住他。

「你可多幫助我，咱火性大！」

他很坦然的，述說他自己的缺點，好像他好久以來就要尋找人說一樣。

「沒啥關係，我們大家多原諒些。」我說。

「對着哩，你若對我有啥意見，你可隨時講。」他笑着，看着我，表示對我的歡迎。

這在他來說，似乎是很誠懇和溫和了。但我從他的容貌上的感覺，以及從旁聽來的，關於他的個性的描述，使我感到仍舊是副很嚴肅的臉龐，心裏禁不住有幾分戒備。

「好的。」我說着，戒備的看着他，心裏感到配上了這師傅有些倒楣。但爲了不流露我自己的感情，避免一種不愉快的印象，想隨便拉談幾句，就結束我們的談話。

可是，他却從嘴裏拖出旱煙袋來，也不擦一下煙嘴子就遞給我。

「抽煙吧，」他說：「這是託合作社到合水●買來的，可好哩。」

我來不及謝絕。（因為昨天我在他面前抽過煙）他兩眼熱情的看着我，似乎在等着我回答他：「這真是好「合水黃」。」我看了看煙嘴子，沒敢擦，——我怕這引起和他感情的隔離，忍耐着放在嘴裏。

「好吧？」他又問。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我心裏想起煙嘴上的口水味，實在已經忘了關於煙的味兒了。但我不能不點一點頭。

「前次我買了一斤半，」他見我表示同意了，很滿足的說：「咱們足夠抽它半個月。」

我看他心地確是一個熱情和誠懇的人。但，這對我，彷彿和看照片時候的情緒一樣，隔着一種東西，不能直投進在他的熱情裏面去，和他一樣的歡笑。我緊壓着自己

●合水是原陝甘寧邊區隴東分區的一個縣，出好菸葉，人們稱爲：「合水黃」。

的情緒，我想：『勞動了幾天，就會跟他一樣的。』

二

到森林裏去，我很興奮。剛吃過早飯，我就扛着大鋸要走。師傅從廚房裏走過來，看着我的樣子，詫異的盯住我。

他說：『你這樣還行嗎？』

我說：『怎樣呢？』

他說：『非穿棉衣不行，你穿兩三件單衣，走進溝裏去，冷不壞你才怪呢！』

我爲了準備今天的工作，夜裏思慮了不止一個鐘頭。我想：森林裏刮不起風，樹枝遮住頭頂，定比外面暖和，拉鋸一運動起來，渾身大汗，那還冷什麼呢！我便把這些理由講給他聽。

『不行，』他反駁我道：『時候還沒到哩。』

我懷疑着他的話，他把旱煙袋又遞給我。

「抽吧，不要慌，第一天咱們慢慢來，」他說，「熟練以後，多加點油就補上啦。」我們沿着岔溝進去。溝裏還結着冰，冰上蓋着一層薄薄的雪，兩旁全是密密的白楊和榆樹，兩邊的樹枝錯雜着，蓋成了一個棚頂。太陽從樹枝的縫隙中透漏到冰凍的溝裏，已經失去了溫熱。許多枯朽的古樹，橫躺在溝裏，腐蝕了，發出一種悶氣。我們直往裏走，我已經覺得很遠了。

我問師傅：「還不到麼？」

師傅說：「就到啦。」

我新奇的四面看着。因為，直到這時，我還不知道今天我應該做些什麼，怎樣去做。又轉過了幾棵大樹，看見溝旁邊翻着一棵剝了皮的樹，被解成幾段，幾塊新解的木板靠在旁邊倒着的樹枝上，一棵樹被解去了半邊，還沒有下架。我這才知道，我要來學的，大概就是這個活了。

師傅一進工場，就和我談這工作上必須懂得的一般理論和知識。他走在踏板上用力閃着，試着架子結不結實，然後，就去撥鋸齒。我沒有說話，我今天是決心要來聽

他指揮的。一切都聽他的話，我仔細的看着他怎樣做。

我對他瞭解很少，加之聽說他脾氣不好，開頭對他，我一切都採取慎重的態度。在心裏頭總提防着，害怕兩個人中間，發生不愉快的事。他把一切都準備好了，車轉身看着我，似乎也感到不像他們往日的的生活那樣協調。

「怎價，你不吸煙麼？」他關照似的問。

「看你修理工具哩，」我說，「行了麼？」

「行啦，你耐心的看幾次，你很快也就能做的。」他看了我一眼，指着工場裏的傢具說，「過去你沒摸過這些東西吧！」

「沒，一直唸着書哩。」

「呵，那你可把書唸飽啦，」他有點半開玩笑似的說，「咱過去識字不多，看着人唸大本頭書，心裏可慙得慌，日後你教我認字吧？」

「好呀，這也像拉鋸一樣，只要耐心，學起來可是快哩。」

他聽着我的話，似乎很歡喜，兩眼和善的看着我，但他沒有笑。

一站上踏板，我感到茫然和新奇了。我完全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動。眼睛直盯住他，端起鋸來，手就打顫。他鼓勵我說：『拉吧，不要怕。』但我一拉過來，他就再也拉不回去了。我着了慌，拚命一推，用力過猛，一直推到鋸環頂住了樹梢櫓。他是照往常的習慣站住的，這一下搞得他來不及退，被推下了踏板。我臉紅了。他笑着，滿不在乎的，又走上踏板來，輕輕的說：『你用力小一點，不要太猛了。』

我很不好意思的答應着他，身上急得出了汗。但幸運得很，總算還沒有再出第二次。

工作一開始，我們就不停息，天天都如此。

山上的事情一切都由他辦理：撥鍊、發鋸、搭架、甚至連我自己站的踏板，他都必須來給我包辦——這不是我懶得不做，也不是他想做，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有幾次，我實在不好意思再讓他搞，便自己抽空搞起來。但每次都要不得，他又來拆了重新搞過。每次，他發鋸，我就把棉衣墊在腐爛的樹葉上睡覺。他發完了鋸，再叫我起來。我睜開眼睛，總看着他把棉衣給我蓋住，自個穿一件單衣在樹梢櫓旁邊，呼嚕呼嚕的

工作，臉上流着汗。他每一件事，似乎都顯得對我寬容、原諒和體貼。在工場裏他把最適當的地方讓給我，給我方便。我們拉的時間長了，他見我汗從頭髮尖上滾下來，他就放慢了速度，笑着對我說：「慢一點吧，過去一滿沒幹過，可不要一下把你熬壞啦，咱少分點紅。沒大要緊的，將來熟練啦，再趕着補。」

但他對料子却看的很重要，每踏上架，他都要很認真向我講，注意不要把料子拉壞了，兩個人的勞動力白費不要緊，現在料子難找了。稍一有點不對，他就來給我糾正一頓。這仍舊使我對他很害怕，心裏常記住他是個火性子。有一次，還是開始工作之後的第三天，我工作的技術，仍舊和第一天差不太遠，剛上架拉兩下，就把鋸條搞偏了，鋸齒開始往線外跑，我拉得就更膽怯了。手脚笨得比往年更厲害，扣得使他扯都扯不動。

「怎麼搞的呢？你越拉越重啦！」他看着我說。

我一聽他說話，更滿心羞愧，怕他發火，也怕他寬容。因為，我覺得在寬容的人面前，不注意對自己的尊重是可恥的。我便十分提起了注意，想盡量使他感到，我

對於他並不是無法補救的累贅。我提心吊膽的，死死抓住鋸拐，平平穩穩的，照住他告訴我的方法去拉。人急了，總是幹不出好事，剛拉兩下，鋸齒被木屑卡住了。我用力一推，天知道這是倒了什麼運，鋸拐竟碰到他的鼻子上，流出血來了。

「怎搞的！」他有些氣惱了，「叫你用勁小一點！……」他第一次用厭惡的眼睛看着我。

「糟糕！」我急了，想道，「這一下可闖下大禍來了！」我不敢看他，扯住鋸拐，呆了。

我發抖了，走過去看他，急忙用手巾去給他拭血。

「不要打髒手巾啦，抓把樹葉給我吧。」他伸着頭叫着，讓血不要流在他的衣服上。

我給他些破紙擦乾了血，在地上抓了把雪，叫他把手洗一洗。我很難爲情的，咕

● 政府爲了鼓勵大家生產，採取分紅制，即十分之八交政府，十分之二歸自己。

嚙着，譴責着自己。意思是希望他原諒，不要火了，弄得大家不快活。他看着我，態度真變溫和了。

『沒啥關係，拉吧，開頭，總會出些岔子的。』他安慰我似的說，『做兩天熟練了就好啦，那個人還不是一樣？』

我呆立着，沒有說話。

晚上，我長久的安不下心。我想：『今天他原諒我了，但誰知道日後會發生甚麼不快的事情呢？一個脾氣不好的人，忍耐總是有限度的，它不能支持他長久和善下去的！』

這使我很苦惱，但我又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膽的，跟着他到山上去工作。……

三

時間長了，我仍舊改進不了我的技術。他漸漸說話多了，每天一上工他就給我說：『今天拉的時候注意些，你學的時間不短啦。』我一聽他的話，覺得他有些不耐煩，心

裏就有點打顫，怕他快要發火了。便仔細的警惕自己不要觸怒他。但另外，却感到很大的不自在，覺得：『你比我聰明多少呢？一開口就教訓人！』對他感到不滿意；他說話，我就故意裝着不願聽，表示向他反抗。有時，拉得他似乎太不順手，他便說：『你站遠一點吧，怎價老像拖個石頭一樣呢？』或者，叫我給他把大鋸稍抬起一點，不要死扣住。

他的責備，在我常覺得是有些冤枉，但爲了我們日後繼續工作得好些，不要弄得僵住，我常常忍住自己的氣，一點不吭，照着他的話做。

『再錯可怪不到我了，』我想，『看你還有啥可說的！』

但他一不順手，仍舊說：『還不對，還站遠一點！』我忍住氣，又退開樹梢半步。但不一會他又說我站得太遠了，叫近一點。

『怎樣搞的？』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冷聲冷氣的咕嚕道：『你自個站得不對吧！』他聽我這樣說，就不再叫我了，只翻着那對大黑眼睛看着我，臉色陰沉沉。……隨着時間，我們就這樣彼此忍耐下去。我實在怕，不知甚麼時候，互相忍耐不住了，會演

場惡劇，彼此痛罵一場的。

一天，可怕的事終於來了，我們剛吃早飯去工作不久，忽然下開雪了。我的師傅叫我把棉衣穿上，怕我受不住風雪。但我不想穿。

「拉吧，沒有關係。」我說。

可是，他却堅持着要我穿上。他自己也穿着那件破袖子單衣，在雪地裏站着，很嚴肅告訴我，他的話我一定得聽從，他對我要負責任的！

「管我這些幹嗎？這又不是拉鋸，要你指導技術。」他的話，使我很不高興，「三十歲的人，還要你管麼？」

「怎價這樣說呢？」他以爲我的話瞧不起他，說着，翻了我一眼，不再說第二句話，轉過身去抽開大鋸，就擺起拉鋸的姿勢來。

雪下得越來越大了，從樹梢上一縷縷往下滾，掉在我的熱脖子上，一下就化成水，流進了背心裏。脊梁上的汗水和雪水濕漉漉往下流，真難受極了。但很長的時期，我們都不說話，他埋着頭，只顧自個拉，只聽得鋸齒抓住木渣，呼嚕呼嚕的，在雪地裏揚起